

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杉林神女经》叙事中的原型解读

韩 凌

(西昌学院彝语言文化学院,四川 西昌 615022)

摘要:选择凉山彝族毕摩文献《ꨎꨏꨌꨛꨏꨌ》(译:《杉林神女经》)作为研究对象,将文本叙事与原型象征结合起来分析,进行了文化学的阐释。《杉林神女经》不同于作家文学,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民间文学,它是文学叙事性较强的文本。整部经文以“杉”贯通全文,杉林是孕育神女成长的地方,是文献中不断出现的意象,也是族群经验中反复出现的一种原始意象。那么,是什么原因让“杉”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叙述主题?杉在彝族人的观念中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都可以从文本的叙述中找到答案。

关键词:杉林神女经;文学叙述;原型象征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3-0017-04

Prototypical Interpretation in the Narrative of Bimo Literature *Shanlin Shennüning* of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HAN Ling

(School of Yi Language and Culture, Xichang University, Xichang, Sichuan 615022,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chooses to analyze the narrative text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prototypical symbol in the Bimo literature *Shanlin Shennüning* of Liangshan Yi nationality, and tries to offer a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Being different from writer literature and folk literature in the usual sense, *Shanlin Shennüning* is a text with strong literary narrative. In the scripture the word 'fir' runs through the whole text, and the fir forest is the place where the goddess grows; it is an image constantly present in the literature and also a primitive image repeatedly present in ethnic experience. So, what makes "fir" an important narrative theme and what it means in Yi people's mind? The answers lie in the narrative of the text.

Keywords: *Shanlin Shennüning*; literary narrative; prototypical symbol

“荣格从心理学的意义说原型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显现形式。而弗莱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解说,他把原型界定为文学中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1]在彝文经籍诗歌中,尽管地域不同、支系不同,但大多数作品都为古老的传统所象征,这就是彝族传统文化中约定俗成的、族群内部的接受者都能明白所指的内涵。

一、“杉”的原型象征

首先,“杉”是神的原型象征。关于杉的起源的说法在各地基本大同小异。文献中对杉的起源有这样的描述:最先发现杉树种的是几个牧羊人,不知道是什么,将它扔在路边,却不断长出很长的根,变成一颗危害人类的树种,因此没有人愿意栽

种。年长者说是可以吃的,姐妹们说是可以存放的东西。为此人们争论不休,将树种拿给兹莫(土司)看,兹莫不认识。拿给放牛的看,先种在家屋前,栽不活,放在水里,也种不活。最后将其放在吐尔博额山栽种,13天后,人们每隔十天就去看一次,杉树一点点地长高,有48尺,出48颗枝桠,分出48颗树,最上面是鹰在居住,下面是狮子在居住。后来人们派9人去砍树,9天都砍不下来,第13天才砍下来,做了48对餐具,48个给苏妮,48个给毕摩。从此被砍掉后的杉树果掉下地来,变成很多的杉树。

而在彝族起源史《博葩》中又说:第一个看到树种的是如惹古达(ꨎꨏꨌꨛꨏꨌ)和书惹尔达(ꨎꨏꨌꨛꨏꨌ)两位大力神,是他们两位最先认识杉树种子,并将树种播种于吐尔博额山。而这两位大力神的名字彝

收稿日期:2019-03-22

基金项目: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彝族文化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杉林神女经的文本叙事结构研究(YZWH1830)。

作者简介:韩凌(1986—),女(彝族),四川雷波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彝族文学。

物,并且有灵性,在彝族的神话故事中不乏对鹿的讲述,《勒俄特依》中说当万物都被太阳晒死时只剩下一只灰鹿;当支格阿龙的母亲因受到鹰的三滴血而怀孕时,寻找毕摩为其占卜,发现毕摩坐在一张鹿皮上,毕摩告诉她即将生下一个不寻常的小孩;《尼茨博葩》中说女妖化为一只梅花鹿被猎人追捕,继而邂逅自己的丈夫。在彝区还有“禁杀瘦熊,禁杀肥鹿”的生态观。创世神话说明,鹿也是彝族人崇拜的图腾原型。“它的牙齿能辟邪,也是对付恶魔和其他超自然邪恶的武器”^[4]。因此,文献中将这样一种灵兽作为神女的坐骑。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把坐骑与主人公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坐骑更是英雄兴衰祸福的决定者、守护者。无论是台湾泰雅族英雄的神牛、鲁凯族英雄骑的巨蟒,还是彝族支格阿龙的飞马,石头神女的神羚羊,都是英雄主人公战无不胜不可或缺的条件。所以,对坐骑的神化夸张描写更能够烘托出神武英勇的品格。

第三,文中的第十六段,刻画了杉神女坐骑神鹿的神勇形象,另外在整部文献中也用插入的方法在不同的段落用拟人的手法提及居住在不同地方的神禽,杉神女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和这些神禽建立深厚感情,表达她与动物的良好关系。

如文中:“ $\theta\neq\text{ong}\neq\neq,\theta\neq\neq\text{e}\neq\neq\neq,\text{ong}\neq\neq\neq,\text{ong}\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 ”(译:我从山崖过,山崖蜜蜂来跟随,我从草原过,草原云雀来跟随,我从森林过,森林山鸡来跟随,我从竹林过,竹林雉鸟来跟随,我从海里过,海中鱼儿来跟随。)

同时,巨蟒、野牛、野猪,豺狼、虎豹等无比凶悍的神兽,也与杉神女共同生长在杉林中,杉神女很小的时候就把它们当家畜豢养,并且将它们驯服,让它们跟随自己,共同抵御魔怪的侵扰,为人类惩奸除恶。这是神话中神人的置换表现,从中也可以窥知彝族的原始图腾崇拜,也点明彝人是一个山地民族,自然的山水与动物是他们的伴侣这样的文化生态内涵。

五、白色的原型象征

颜色,通常作为一种象征,表达不同族群间的认同。在彝族人的世界观中,与黑对应时就要强调白。颜色的变化,也是整部文献所叙述的内容之一。在仪式所含的一系列空间操作中,事物颜色逐渐转变的过程,就是一段事态向好的阶段转变的过

程,这在包括招兵仪式以及对应文献中“搭建房屋”“寻找太阳”“指路”“玛笃”等不同阶段对颜色变化的描述中可以表现出来。

文献中为亡灵指路时这样叙说:“今日你故去,黄牛做牺牲,黑猪供给你,要去“俄木普古”地,左边有黄路,黄路不能走,黄路病魔路。右边有黑路,黑路不能走,黑路妖怪路。中间是白路,白路可以走,白路祖迹路,你沿白路走,回到祖先处。”

在去祈求太阳之前,杉神女分别穿了黑花白三种颜色的衣服,当杉神女穿黑衣寻找时,太阳在南边,没有找到太阳。当杉女穿花色衣服寻找时,太阳在西边,没有找到太阳;后来穿上白色的上衣,白色的裙子去找太阳时候,来到东边,找到了太阳。

文献中说:“ $\text{ong}\neq\neq\neq,\text{ong}\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neq,$ ”(译:寻找白衣穿,站在图尔博额山,三日朝东寻,三日朝西寻,三日朝南寻,三日朝北寻。)

说明在彝族的信仰中也是非常注重衣服的颜色。一般认为白色是通往神界的服饰,只有神灵穿着白装,平常只有当人去世时才能穿白装意为去见神灵。在毕摩文献的讲述中,黑为污秽的颜色,花色稍微好一些,白色是纯洁无污的象征。仪式中对祖先灵位的洗净也是用这几个阶段表示,在彝族民间调解纠纷时案情的严重程度也是用黑、花、白三色来形容,白属于较轻的案件。

经统计,整部文献描述了九个房屋的名字,配合仪式也需要在实际场地中搭建九个房屋,并且每个房子都有专属的名字。

如,第一组:“ $\text{ong}\neq\neq\neq$ ”“ $\text{ong}\neq\neq\neq$ ”“ $\text{ong}\neq\neq\neq$ ”

第二组:“ $\neq\neq\neq\neq\neq$ ”“ $\neq\neq\neq\neq\neq$ ”“ $\neq\neq\neq\neq\neq$ ”

第三组:“ $\neq\neq\neq\neq\neq$ ”“ $\neq\neq\neq\neq\neq$ ”“ $\neq\neq\neq\neq\neq$ ”

这些房子是毕摩按照经文中的指导搭建的,且仪式上毕摩会从上中下的顺序,边念诵经文,边走下来,每走过一个房子就要念诵一段经文。到每一组的时候是从左到右,走完第一排再接下来走第二排,第三排也是按照这样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序进行,三组房屋有相同的三个字,“ \neq ”“ \neq ”“ \neq ”代表了“黑”“花”“白”三种颜色,到仪式结束时,刚好走到代表白色的房子里,表示仪式的圆满结束,坏的、黑色的、污秽的事物已经祛除,最后来到纯净的房子里,这是对渴望美好事物的心理的安慰。这些繁琐的仪式程序体现了从巫术模仿而产生的文献叙述灵感,以各种颜色变换的过程来表示仪式的阶段,其蕴含着极丰富的象征隐喻。

位多渠道的招聘模式,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在网络
上发布相关信息,比如微信公众号,网站等等。对
于社区治理的专业人才,可以采取精神激励和物质

激励双重结合的奖励原则,为了社区治理专业人
才能够更好地适应小岗村社区的工作,可以对他们进
行一定时间的培训以及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

注释:

- ① 根据2017年5月12日上午我们在小岗村党员活动室参加的社区协商情况座谈会记录整理而成。
- ② 根据2017年5月12日下午我们在小岗村入户调研时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
- ③ 参见《构建小岗村“三社融合”社区治理新模式的操作方案》,在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省社区治理研究院赵守飞老师带领的专家团队的指导下,小岗村在2018年4月编撰。
- ④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18年10月9日印发的《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

参考文献:

- [1] 闵学勤.社区协商:让基层治理运转起来[J].南京社会科学,2015(6):56-61.
- [2] 罗家德,帅满.社会管理创新的真义与社区营造实践——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家德教授访谈[J].社会科学家,2013(8):1-4.
- [3] 徐祥临.以行政村改革提升乡村治理内生动力[J].国家治理,2015(5):61.
- [4] 陈伟东.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区建设——以武汉市社区建设为个案[J].江汉论坛,2005(12):50-54
- [5] 陈伟东,许宝军.社区治理社会化:一个分析框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21-29.

(上接第20页)

参考文献:

- [1] 叶舒宪.原型与汉字[J].北京大学学报,1995(2):27-29.
- [2] 巴莫曲布嫫.鹰灵与诗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06.
- [3] 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257.
- [4] 马克·本德尔.彝族史诗中鹿形象初探[J].温州大学学报,2011(2)37-39.
- [5] 巴莫阿依.彝人的信仰世界[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2.
- [6] 杨志民,张建刚.艺术的起源[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27.
- [7] 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219.
- [8] 彭兆荣.文学与仪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35.
- [9] 朱利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1.